



趁着黑夜，王寿梅一路狂奔，生怕有人追上。他又惊又怕，好不容易跑到一户亮灯的人家，问清楚了才知道自己的家该怎么走。回家后的七八个月里，他仍然无法安稳，如惊弓之鸟。因地主报信，国民党十五旅再次将王寿梅抓走。

仓皇逃走半年后又被抓

黑夜逃跑又急又怕 终于找到家的方向

这天夜里，王寿梅感觉天格外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蜿蜒曲折的小路走不了几步就可能迷路。像之前的一个兄弟那样，逃出去跑了一夜，也没跑出多远，又被抓回去，遭到一顿毒打。想到这里，他十分害怕，担心后边有人来追，越走越着急，越急越害怕。他耳朵竖起来，听四处声音。逃跑时格外心虚，草木皆兵，一有动静就害怕，也分不清真假，总感觉有人追，越听越像脚步声。王寿梅很清楚，抓回去，肯定是死路一条，不由得加快了速度。走得越急，后边的声音似乎跟得越紧，集中精力一听，真的离得很近了，他浑身哆嗦，顿时两腿发酸，不听使唤。于是，他找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，蹲下来，先方便一下。向后一听，这才发现，后边的脚步声消失了，是不是追的人也停下来了？他等了一会儿，没有动静，猫着腰轻轻动了动，只听右脚“刷啦”一声，仔细一看，是绑腿松了。后面的声音，原来是松开的绑腿拖拉在地上发出的，真是虚惊一场。他干脆把绑腿全部解下来。知道后边没有追兵，他这才放心了，心想了解放区就啥也不怕了。

不多时，王寿梅进了一个村，连翻四道土墙未见一人，却惊动了狗，全村的狗嚎叫不停。他心想，肯定是

老百姓都怕了，估计匪军一定经常来抓壮丁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一个院子，屋里亮着灯，喊了声老乡，声音未落，灯灭了。他轻轻地说：“老乡，别怕。我是从蒋匪军那里开小差逃出来的，想打听一下这是什么村，我好找到路，尽快回家。”不管说什么，屋里人就是不作声。没办法，他只得出了这个村，向邻村走去。

一进村，正好遇到一家人，门开着，屋里亮着灯，里边人不少。他也没多想，直接走了进去。一进门，人家看他穿着一身“老鼠皮”（当时老百姓对国民党军装的俗称），立刻紧张起来，“唰”地一下站了起来。王寿梅一看，急忙告诉他们：“老乡们，不要怕，我家是何官村的，被抓了壮丁。这是开小差，从蒋匪军那里逃出来的，想问问这是啥村，我好找到回家的路。”大家听完，看看外边也没有人，才放了心。一个年长的人搭话：“这是黄家村，离你们村还有十五里路程，不用着急了。天冷，烤烤火，暖和一下再走吧。”

原来他们是吹鼓手，到外村参加一个葬礼，刚回来，正要回家。恰巧，屋里有个人姓耿，就在何官村开油坊。顿时，王寿梅有一种到家的感觉，和他们说了会儿话，又继续赶路，一口气回到了久别的家。

回家后如惊弓之鸟 地主报信再次被抓

回到家中，全家老少都非常高兴，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。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总是提心吊胆：若再被抓回去，性命难保，起码挨一顿暴打。紧接着，王寿梅父亲找来锯，将北屋的后窗锯开，随时准备让他逃生。就这样，王寿梅白天干活，夜里睡觉，提高警惕，时刻做好逃跑准备。虽是在自己家里，但心里总感觉有事，吃饭、

睡觉也是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。

战战兢兢中度过了七八个月，眼看就要过秋了，好歹心里有点放松的感觉。不料，八月初十这天正好是何官集，本村地主偷偷去报信，约来十五旅的匪兵，包围了何官村。王寿梅正在家中，忽然听到院门响，隔着窗户一看，匪兵来了。啥也没来得及想，马上从后窗跳出去，到了刘家，准备从他家逃走。刚跳进刘家，王寿梅看到当兵的班长也进了院子，冷笑着对他说：“王寿梅，你往哪里跑？哼，这次就是为你来的！跟我走！”于是王寿梅被绑起来，抓走了。走到谭坊，先是受了一顿毒打。幸亏连长换了人，不熟悉情况，以为王寿梅是新抓来的壮丁，才没有让他受重刑。

王寿梅想，既然逃不成，就暂时留在军营，天天跟着国民党的军队，东窜西窜，整天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听到共产党军队的动静，撒腿就跑，有时一天吃两顿饭，饭也吃不饱。他日日夜夜盼望着逃出火坑。



王寿梅故居。

解放军打来 国民党军慌忙逃窜

1948年，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进攻阶段。王寿梅在徐振中的部队当兵，驻地金岭镇。为了自保，国民党部队逼迫附近的老百姓来修建围墙，两个国民党军官瞪着眼，一人手里提着棍子，一人手里拿着树条，在围墙上回来转悠，动不动就对着民工乱打一气。这些国民党军只想快点把围墙修起来，以为这样即使解放军来了，也能抵挡一阵。有民工气不过这些国民党军官胡作非为，偷着嘀咕：“不怕今日跳得欢，就怕秋后拉清单！哼，这些狗东西，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月嬷嬷（月亮）不能总是亮着，她也有黑暗的那一天。”

王寿梅在岗楼上听到这些话，感觉很亲切，可他不知道该怎么逃出这魔窟，只能熬着。

晚上，哨兵跑来，说发现解放军部队在附近活动。国民党军官一看不妙，悄悄把队伍集合起来，连夜跑到金岭镇的西坡，在那蹲了一夜，没有发现大的动静，天亮后，又返回原地。这时候，国民党军也不敢出去抢给养了，只好向房东借点吃的。没想到，为了不让这些当兵的住进去，房东竟然偷着把自家的三间房子烧了。王寿梅心想：“老百姓是铁了心要消灭我们，把我们这支军队恨死了。”

眼看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国民党军也不敢找房东的麻烦。过了不到三天，解放军的部队真的打过来了。国民党军一路向益都方向逃去。到了益都，歇了歇，还是感觉不安全，于是一口气跑到了潍县。

